

新时代文学论坛

“新大众文艺”要激扬出真正的人民性

□吕东亮

当前，“新大众文艺”成为文艺界关注的重要现象。素人写作、网络文学、微短剧、草根音乐、抖音艺术秀等“新大众文艺”作品持续涌现，不断受到人们的欢迎，正在强有力预示着一个“大众共创”时代的来临。人工智能等新媒介技术的勃兴，使得文艺作品创作和传播的门槛大为降低。人民大众创作的可能性和积极性空前提高，普通人的生活情态和精神欲求得到更有力、更鲜活的表达。

相应地，“新大众文艺”正在深刻地改变既有的文艺生态。阅读与观看的传统方式及其艺术区隔被打破了，交互式、沉浸式等新的艺术参与形式，使得以往被动的读者、观看者成为不同程度的创作者。文艺领域的精英崇拜和等级制度等长期以来牢不可破的陈规都将烟消云散，人民更直接地成为历史的“剧作者”。这一切，都将显著地增强中国文艺的“人民性”。

文艺的“人民性”，是指文艺服务于人民大众根本利益的属性，要求文艺致力于书写人民大众的生活，反映人民大众的思想、情感、愿望。“新大众文艺”在表现人民性上具有天然优势，但在今天变化剧烈的文艺环境下，这一优势也需要辩证看待和积极引导，以期“新大众文艺”行稳致远。

人民大众直接从事文艺创作，淋漓尽致地表达自己的命运、情感和思想，摆脱了被代言的话语境遇以及其中不可避免隔膜与舛误，体现了时代的巨大进步。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也必须看到，在流量为王的新媒介时代，人民大众的情感和判断很容易被消费主义意识形态裹挟，在商业操演的策略中，变成损害自身利益的盲目力量，人民大众很有可能变成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所说的那种丧失理性、情绪化的“乌合之众”。今天的人们，应该不乏这样的经验：在网络声屏以文艺化的叙事方式来理解生活，乐此不疲地宣泄情感，事过之后发现理智的被戏弄、情感的被欺骗。很多人对此缺乏省察，甚至习惯于沿袭这类文艺的叙事方式，即这种所谓大众创作的网络，即是这种所谓大众创作的结果，更遑论那些钝化人们道德感、毒化公序良俗的“三俗”作品了。

新大众文艺的“人民性”表达，是制约其作品成功的重要因素。人们从那些成为爆款的新大众文艺佳作中，看到的是鲜活、质朴、清新的生活情状，健康活泼、耐人寻味的思想呈现，带着温度、诚意和体恤的情感表达，源自本真的、冲破算法茧房的多样化审美经验。

新大众文艺作品中的“人民性”，并不是自动呈现的，而是有一个“激扬”的过程，尽管这一过程很多时候创作者并未自觉意识到。所谓“激扬”，是指激发、扬弃。人民大众在生活中不断兴发感动并回味感动、遭遇困境并走出困境，有着鲜活的生存经验和热切的生命体验，这些经验和体悟就是被生活激发出来的、原汁原味的，其间的喜怒哀乐自然也带有一种质朴的人民立场，一种老百姓的价值

观，这是需要珍惜的，也是人民性的原点所在。

人民大众的经验与体验进入到创作过程中，必然会经历一番选择淘汰、优化升华，其中不仅需要艺术方面典型化的加工与提升，还需要思想方面的锤炼，创作者要思考怎样的表达才是符合人民大众长远利益的，这就是一个扬弃的过程。在“激扬”的过程中，创作者既要善于葆有个人经验，又要善于超越一己之私，保持对自身生存境遇的省察，尤其是要警惕流量经济的裹挟和不良商业操演的利用。

今天，我常常遗憾地看到，一些基层作者或草根文艺家尝到商业分成的甜头后，往往沉醉于此，不愿意或不屑于向经典性冲锋，甚至甘愿成为市场豢养的奴仆，被算法和流量所规训的“单向度的人”，不仅于经典作品无望，而且艺术生命也过早终结。现实一再证明，有生命力的“新大众文艺”作品，一定是彰显刚健有为的生命追求、表现人民群众克服困难的勇气和智慧、增强人们对真善美之信心的作品，这些作品才是激扬出真正人民性的作品。

新时代新征程上，新大众文艺的健康发展，必须持续不断地激扬出真正的人民性，这更加需要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切实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如此，我们就可期待新大众文艺这汪“活水”源源不断、姿态万千。

(作者系信阳师范大学教授、河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新书评

文化桥梁 文明互鉴

——读张惠芳《剑桥彩色笔记》随感

□李向午

我和张惠芳老师系颍川乡党，老家距离不过6公里，但早年并无过多交往。读过她的作品，了解到她是河南日报社高级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过报告文学集《船夫曲与玫瑰花》、人物特写集《崇高的爱》、散文集《生命圈危机》等作品，其散文《太行青松》被编入中学语文课本。

我到人民社工作后，与张老师接触渐渐多起来，她的大才、大爱、大义时常令我敬仰和感动，也逐渐熟悉起来。2002年她与王昉合著的《人民记者穆青》获得第14届中国图书奖，2013年两人合著出版的《人民记者穆青传记》和2014年共同编著的《穆青自述》，分别获河南省“五个一工程”奖。2016年两人又合著《勿忘人民——人民记者穆青》电视剧本，被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列入全国重点现实题材电视剧本。2022年两人共同整理出版穆青摄影散文集《绚丽的祖国》。

我在惊诧一位八旬作家的创作热情和精力之余，更多感悟到：她的作品中蕴含着对生命的沉思和对生活的挚爱。近日，她的新作《剑桥彩色笔记》又隆重推出。张老师以独特的视角、细腻的情感，打造出一部融合文化观察、教育思考与人文情怀的跨界佳作。这既是对剑桥大



《剑桥彩色笔记》封面

学城这一文化圣地的深情礼赞，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微观缩影。

本书的独特价值，首先表现在“探索者”视角下宏阔历史背景里的剑桥精神解构。

作者以“老”小学生的谦卑姿态和纯真的童心，带着“渴望而好奇”的眼睛，深入这座拥有800年历史的文化圣地，字里行间充盈着历史与当下的对话。三一学院门口那棵不起眼的苹果树牵出牛顿丰富多彩的故事；寻找发现血液循环的哈维的塑像，一路充满悬念，却一脚踏入知名的圣约翰学院……作者将科学史、文学史、文化史融入当下生活场景。作者讲述了剑桥人镌刻中国诗人徐志摩(再别康桥)诗碑、栽种金柳的故事，拍摄了吴为山创作的孔子塑像，这些生动的场景证明中华文化已融入剑桥文化的统一性、连贯性与变化性中。这恰如七次访华的国王学院教授麦克法兰所期盼，金柳茁壮成长，而中国与剑桥这两大人类文明实验场的核心精神——和谐、求知、宽容、尊重知识、终将助力构建美好世界。

剑桥大学是教育圣地，以拥有牛顿、达尔文等众多科学家和10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而享誉全球，作者以独特的视角思考着教育这样一个大课题。书中对比中英教育差异的案例生动而鲜活。参观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创建的工厂与社区遗址时，作者注意到教室的布置：长条木桌、地图、大地球仪、不同于中国的算盘“算盘”，墙上有动物绘画、油画与中国历史图示，后方艺术走廊里还有学生演奏乐器。这体现了现代教育理念对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视，在当是时有极大的进步意义的。谈及达尔文的求学路，作者指出他是反抗旧教育的典范。即便后来被迫遵从父愿进入剑桥大学攻读学位，他仍坚持观察自然，追寻内心热

爱，完成航海考察壮举，并写下巨著《物种起源》。作者还叙写了当下现实生活中的生动事例——当地华人刊物《剑河风》主编湘渝女士是怎样培养女儿考入剑桥大学的。

从文学价值角度来看，作者的创作，可谓“跨文化书写实验”。受伍尔夫“意识流”创作观影响，作者以“印象派”笔法记录剑桥的四季光影。张老师因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养成随身携带相机的习惯。她不仅以文字记录感悟与哲思，还拍摄了大量精美图片。这些图片与文字相得益彰，成为本书一大特色。

本书的独特价值还表现在中英关系“黄金时代”的双重叙事，把个人体验与中英文化交流交织在一起。

在书中，作者巧妙突出人物，生动讲述人物故事。借儿子访学之机，作者在2016—2019年间三次深度驻留剑桥。书中重点讲述李约瑟研究所和李约瑟创作《中国科学技术史》这一皇皇巨著的故事。8年前，我曾随团到访过这里，与当时研究所的几位学者进行了交流。李约瑟曾任英中友好协会会长，自喻“中英文化之桥”，提出“学术为天下之公器”，希望研究所成为各国学者交流的宝库，促进世界大同——这一理想至今仍是学者聚集于此的初衷，尤其吸引着中国年轻学者。除记述李约瑟等大家，作者还关注文化交流的细微之处：在河南老乡的面馆吃烩面、观看当地华人组织的端午节龙舟赛、参与《剑河风》诗会等，展现了海外华人文化圈的蓬勃活力。

书中还有国家层面的外交叙事。作者《后记》中插入“里斯本外交事件”(中国渔民营救英军战俘的历史)，与当下中英关系形成呼应。作者借新华社报道引出当代“文化桥梁”人物——如翻译家弗格森、摄影家康诺利，构建起“民间外交”的延续性。

相较于其他文化散文，张惠芳老师的写作更贴近普通读者的认知。本书的独特价值，在于通过一场跨越时空的心灵之旅，在剑桥光影中追溯先贤足迹，在文化对话里触摸文明肌理；更在于通过浸润着人文哲思与文化诗意的笔端，以散文的轻盈承载文化的厚重，为“文明互鉴”留下充满温度的注脚。

正如作者所言，人生是内与外的互动，唯有不断扩大内在空间，才能将外部世界的千山万水内化为灵魂的养分。《剑桥彩色笔记》，正是这样一场永不落幕的精神远征。

(作者系河南人民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

谦卑而坦然地面对命运

□郑雄

编完这本集子《地图上的乡愁》，时间是2024年年中。翻阅轻薄的一沓稿子，心底一片茫然。因为我自己，也因为时间。

时间最是无情。二十年前，我就试图编一本类似的集子。我也确实开始动手，只不过，开了个头就没有继续下去。二十年前，我一头茂密的黑发，跟驴友一起，轻骑就可以爬到嵩山最高峰；熬夜到晚上两点，也基本不影响第二天的工作……之所以停下来，是因为我对自己不满意。我觉得，我的文章数量少，质量也难说上佳。于我个人而言，当然是重要的记录，于时代而言于读者而言，没有多少重要性。那么，出版一部书，除了显示自己的虚荣和虚弱，表明自己“正在路上”，其结果，不就是浪费点纸张，为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一些负面的“贡献”吗？何况我还那么年轻。我野心勃勃，心高气傲，什么文体都敢于尝试，什么内容都愿意碰一碰。我的写作，时间还有，道路还长，急什么呢？

二十年来，我的生活看起来风平浪静，几无波澜(甚至，和我所爱的这个国家一样，一派欣欣向荣的样子)。我按时上班，有时候加班，经常出差。我有了高级职称，有了职务，换了房子，开上了第二辆汽车。作为编辑，我签发出版了几千篇文章、几千种书。作为读者，我也没有偷懒。我读文学名著，读历史，读政治学，学习思想史，人文地理学……我对知识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如果时间足够，我可能哪个领域都想知道一点。我有累的时候，但整体上一直没有放弃阅读。



《地图上的乡愁》封面

我觉得，书里几乎有我想要的一切。我也在努力写作——至少，一直在准备努力写作。上班途中，出差间隙，都是我构思或写作的时间。年少时，我曾疯狂地写诗，写满了几个笔记本(后来基本全部付之一炬)。之后，我尝试过写小说，写非虚构题材。我发表了一些文章，出版过若干种书，在一本书的“作者简介”中，自命为那段时间“致力于思想随笔与非虚构作品写作”，甚至还得过文学奖。

我是希望，能成为想象中的自己，特别是，不用上班，不用把那么多时间花在开会和迎来送往上，单靠写作就可以养家糊口。我想诉说我的内心感受，描绘我看到的美好与艰难，表达我对这个社会的基本看法；如果能做得再好一点——创造出具有美学意义的文字表达，与我们的存在进行精神对话——就更好了。

现在，二十年已经过去。现在，算得上当年的“将来”吧。我年过半百，人生进入了秋天。此时此刻，我感受到的是深深的失败。

一方面，我发现，我没有过上自己希望的生活。往低处说，我没有实现自己的职业理想：不用上班，只靠写作就可以养活自己，也可以让家人的生活过得去。往高一点说，我没有写出让自己满意的作品，没有抵达我向往的精神高地。现实生活中，我是以编辑的身份安身立命的——我觉得，那只是“安身”，是养家糊口的方法，怎么会是“立命”呢？

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生者，我自认为是八十年代文化之子，受到了八十年代的所有文化恩泽。我希望草更绿天更蓝，希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为单纯，希望脚下的土地，能够有更大的改变，希望每个人通过努力，都能过上理想生活。希望我们能够走上一条光明的道路，不要回头。但是，周围的一切都在告诉我，我们还处于“历史的三峡”之中。波涛汹涌，风高浪急，我们离宽阔的大海还远。这么多年来，我经历了无数次失败，

有的只能说是小坎坷，有的可称为大伤痛。失败无论大小，每逢这样的时候，我都敏感地发现自己的痛苦。如果说，之前的失败，是局部的，暂时的，那么，这一次发现的失败，是整体的。之前，我的感受，是深深的伤痛，是五内如焚。而现在，面对自己整体性、系统性的失败，感受却没有那么强烈。它是麻木，是茫然，是心如朽木，是寒战，是冷意。

如此而已。我到底还是年龄大了。我已经没有勇气花费五个小时只为爬一座山。我的头发里夹杂着不少灰白，一看就是经历了半个世纪以上的风霜。我已经很少熬夜，如果非得撑到半夜一点两点，之后总是要花一两天才能够调整过来。我常常微笑，常常做出一副镇定的样子，但是我知道，一大堆麻烦像蚂蚁一样，一个连着一个正在赶来的路上摩肩接踵。

虽然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但我想，如果命运能够让我重新选择一次，我仍然会走出同样的道路。除非命运塑造出新的我，给我新的命运。

人的一生，能够选择的事情是很少的吧。家庭出身、智商、机缘、合作伙伴……多数都是被派给的。所谓选择，其实是被选择吧。所谓幸运，只是命运的偶然吧。这本书，是一个年过半百的失败者的失败记录，一个边缘写作者的职业困境。这个家伙，揣着写作的梦，在一个离写作很近的职业里“为人作嫁衣”，结果“忘了初心”，条件那么好，却把多数时间花在“案牍劳形”和迎来送往上，不仅没有写出重要作品，而且几乎丧失了写作的魄力、写作的冲动、写作的耐心。何等讽刺，何等真实。

但无论如何，我是真实的。此刻之前，我认真重读了本书所有的文字。我不敢说我说出了全部真话，但我敢说，没有哪一行文字、哪一篇文章不是出自我的本意。我手写我心，我实现了，我对自己是诚实的。

此时，时间正是2024年夏天，我走到了人生长河的中游。一切都是命中注定。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余生，我将必然、只能——谦卑而坦然地面对命运。

感谢韩石山先生和乔叶女士为本书写下的文字。三十年来，韩老师在我的读书生活中，始终是一个陪伴者。他那看似“歪理邪说”的语言表达，常常令我忍俊不禁。本质上，对很多问题的看法，我都同意他的基本观点。我自认为和他有相近的价值观，虽然我们处理问题的方式完全不同。乔叶女士是我喜欢的作家。我羡慕她早早过上了我想过的生活。她的家乡在黄河之北，自命为“柴火妞”，她的安静和聪敏却总是让我想起我们南阳老家的玉石。我总觉得她是有着玉之品格之人。

(作者系作家、河南文艺出版社总编辑)

名家新论

铭记

——《命脉》再版后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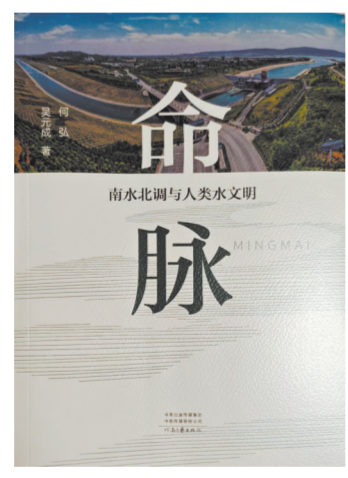
□何弘

2017年，《命脉》单卷本出版，第二年初我因工作变动，来到北京生活。想一想50多年的人生旅程，17岁之前在南阳出生、成长，17岁到天津度过了4年大学生活，21岁到郑州参加工作在这里生活了整整30年，之后到北京工作。转了这么一大圈，仔细一看，今天这些地方都是在丹江水的滋润下而生机勃勃的。

今年3月14日，天津屈家店枢纽开闸放水，永定河865公里河道全线贯通。这是自2021年河流26年的永定河实现历史性全线通水以来，连续5年实现全线通水，通水时间逐年提前，永定河涅槃重生。

现在，雄安新区已经拔地而起，正朝着建设创新、绿色、智慧的“未来之城”稳步推进。截至2025年5月，雄安新区累计完成投资超6700亿元，吸引北京疏解企业3000余家，并构建了地下综合管廊、数字孪生城市等全球领先的基础设施体系。雄安新区依白洋淀而建，成为华北新型的生态城市。而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白洋淀面积大幅缩小，成为一个接近干涸的臭水塘。这种状况不加以改变，当地水资源仅维持当时人口的基本生存已成问题，雄安新区建设根本无从谈起。正是因为南水北调，正是因为来自丹江口水库的一渠清泉，一切得以改变，雄安新区这个千年大计成为现实。

南水北调工程构建了“四横三纵、南北调配、东西互济”的水网格局，改变了北方长期依赖地下水的供水模式，实现外调水与当地水双保障，有效提高供水保证率。截至2025年，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530亿立方米，相当于近4000个西湖的水量，直接受益人口超1.5亿，覆盖华北、



黄淮海平原40余个大中城市。中线工程成为北京城区七成以上供水、天津主城区几乎全部供水的水源，河北省500多万人告别高氟水、苦咸水，河南郑州90%以上居民生活用水来自南水。通过生态补水超118亿立方米，华北地区50余条河流恢复流动，永定河、漳沱河等断流数十年的河流重现生机。北京地下水自2016年累计回升超3米，京津冀浅层地下水回补量超100亿立方米。随着丹江口水库清淤的引入，白洋淀重新复活，目前水域面积已达366平方公里，奠定了雄安新区发展的生态基础。

南水北调是人类水利史的奇迹。作为国家水网主骨架，它打破地理限制，串联能源、粮食、矿产资源，优化南北生产要素配置，重塑国人水资源观念，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思想，其成就与价值已超越工程本身，成为国家水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生命线、中华民族治水智慧的象征。

距离《命脉》的出版过去了8年多的时间。今天，看到南水北调的效

益日益显现，为民族复兴伟业发挥着重要的基础保障作用，我深为能和吴元成一起完成《命脉》的创作而深感荣幸和骄傲。

10年以前，我和吴元成一起走遍河南和湖北许许多多移民村落，与前后延续达50多年的不同移民促膝长谈。今天，很多早期的移民已经离开人世，埋葬在异乡的土壤上。这让我想起2015年农历十月初一晚上和移民马祥瑞见面时的情形，想起他看着十字路口烧过的纸灰发出的感慨：“这些都是给远处的亲人烧纸的，没办法上坟，只能找个十字路口，画个圈烧。”这些背井离乡的移民，为南水北调工程的建设牺牲和奉献，他们的精神让我感动，我庆幸能够记下他们，让他们能够在我的文字里长存，让他们因此而长存。当然还有许许多多的移民干部，还有无数的工程建设者，他们的功绩同样值得铭记。南水北调建成的不只是一条水渠，更是树起了一座精神丰碑。我们应该永远记住这些为工程建设做出牺牲和奉献的人，我们应该让这些精神丰碑的光芒照耀世人。

在《命脉》再版之际，写下这些话，是要表达我对曾经采访过和更多未曾采访到的移民、移民干部和工程建设者的感动、崇敬和思念。然而，他们的牺牲与奉献并非广为人知，甚至许多被南水北调的清泉滋润的年轻人对此一无所知。我期望每一个移民、每一个移民干部、每一个工程建设者能被永远铭记，我期望南水北调精神能够进一步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我有幸亲自用文字记下他们，我有荣焉。

(作者系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主任、著名评论家)